



天津市青年作家
创作获奖者丛书

好大一棵树

肖克凡作品集
三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好大一棵树

肖克凡作品集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好大一棵树 / 肖克凡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5

(天津市青年作家创作奖获奖者丛书, 3. 肖克凡作
品集)

ISBN 7-5306-4295-2

I. 好... II. 肖...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4448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5.5 插页 3 字数 388 千字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定价: 28.00 元

目 录

第一辑

别 墅	3
黑 字	22
黑 味 (两 题)	39
黑 圈	61
白 羊	79
一天八小时工作	92
俗人轶事	110
好大一棵树	125
男工张义	135
失 眠	148

第二辑

公路上的传说	169
小巷的雕塑	174
远 的 星	180
邂逅的邂逅	185
鱼 仙	206

洁 魔	229
孩 儿 戏	246
1969 年的行走	263
傻 罐 儿	278
私 死	294
绝 技	310
西去无戈壁	344
青 春 犯	361

第三辑

我那亲爱的玻璃	373
老王你好	387
大 水 泡	400
蓝 色 鸟	405
我爱蝌蚪	421
哈尔哈拉河的刀子	434
赵蒂的树	449
欲望在线	467
个 案	481
后 记	491



短篇小说

第一辑

別墅

又是从闲聊开始的。从这幢楼房的厕所太小太少说开来然后说开去。我吃着早点——一种被人们叫做面包的食物，听着味道十足的议论，胃口感觉很好。上班之前，办公室总要热闹一会儿：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论天气。铃响了，人们就迅速把自己简化成一个个字母：ABCD……工作起来。要说呢，这幢楼房至关重要：市经委！一个偌大的工业城市的工业心脏。大至万吨钢锭，小至朱古力糖豆儿，凡是称为产品的东西，这儿都要过问。

“听说咱们要搬家！”

“好像是。”

“麻烦啦！警备区至少得派一个加强连来，咱们是什么？整个一个大保险柜呀！”

“又得有人尿裤子了。”

办公室南墙一排窗户，又高又宽，阳光随意地流泻下来。一束光线斜打在靠窗的一块黑板上，上面写了一行字，很结实：“今天上午谁都不要外出。”

门外的地板嘎吱嘎吱哼唱起来，又有人来了。

我说：“来了……”

“谁来了？”



我说：“不知道。”

地板已经糟了。大楼大概建于一百多年以前。那时这块地盘属于意大利人，称为“意租界”。达·芬奇留下的基因，他的子孙多少都有点艺术天才，楼房建得极为考究，凡是见过这幢楼房的都会咂着嘴巴高高挑起大拇指。屋顶壁炉花窗阳台浴室厕所……变化莫测，星月争辉，犹如一个丰富而完整的艺术宇宙。虽说门径多了一些，形同迷宫，但那是一所高级公寓所必须的格局。常有电影厂的导演跑来搞搞蒙太奇之类的玩艺儿。这下苦了或英俊或俏丽的大小演员们，因为门径迷乱，甬道歧错，演员们为找厕所疲于奔命，高呼：“憋死我啦！”确有面红耳赤尿了裤子的，不大雅观，导演们只好扫兴而归。看来公寓只好当公寓。

门开了。我们的处长悠悠地站在门口。他五十多岁，五短身材，五官完整，五根粗壮的手指平举着。

“都来了吧？”他托着两只“螺丝转儿”烧饼，表情很烫。

“小秦人工流产去了……”有人应声。

处长满脸褶子：“我知道！我问的是你们这些不会流产的人。”又指黑板，“今天上午谁也不要出去！耐心等着，傅主任来跟大家见面。”

准确地说，“傅主任”应该是“傅副主任”。荣任市经委副主任三个月了，终于想起观光这块领地了。

我抬起头，揣摩着傅副主任的模样。揣摩不出。意大利人的天花板倒挺有趣：一个圆圈儿，又一个圆圈儿，互相勾联，彼此呼应，又组成一个很大很大的圆圈儿。意大利人当时想了些什么？难道是无数太阳汇成一个太阳？唯心主义，太阳明摆着只有一个。

“你们知道了吧？”处长查看着金丝楠木墙板。

“不——知——道！”众人回答。

“啧！这楼有一百多年了吧？”处长并不吃惊，四下环顾着，“还是这么坚固，还是这么漂亮！不行喽，如今的建筑达不到这

个水平喽！”他居然有今不如昔中不如洋的思想，很吓人。

我说：“高级公寓嘛！”

处长说：“是的，改成高级公寓。我正式通知大家，市部委级干部就要搬进来……大家不要外传。”

处长庄重地说完，脸上突然露出秘密警察的神态，盯住我们。我意识到问题严重了。

处长指着我：“你，好像有什么想法？”

我忙摆手：“不，不，只有三点体会……一、中心区，集中，便于市领导指挥；二、市部委领导住在一幢楼里，便于横向联系；三、三我忘了，待会儿想好再说。”

有人说：“处长，是不是每个人都得谈点体会？”

处长没有说话。

我说：“我想好了三。三、等于给大楼落实政策，它本来就是意大利人的高级公寓，‘文革’中委屈了它，做了好几年的纸盒厂。”

处长沉吟片刻：“你对我市工业发展很有了解嘛！”

我说：“我有个大姨在纸盒厂干过。她说咱们办公室存了几十桶糗糊，是个糗糊仓库。”

处长说：“是啊是啊，前几天一家纸盒厂着了一场大火，损失巨大。消息大家不要外传。”

我说：“报上好像已经报道了……”

处长目光变得锋利了，盯住我的脸，好像那场大火与我有关。

我说：“报上说，大火之后始终找不到值班的副厂长，决定寻找尸体，并派人安抚副厂长妻小。谁知进门一瞧，他正搂着老婆睡觉呢！他老婆……”

“打住。别提他老婆了。”处长不耐烦地打断我的话。

有人问：“将来我们搬到什么地方办公呢？”

处长答：“领导自有安排。领导信任我们，没请搬家服务公司而请我们帮忙，做好准备吧，搬家时要让领导满意。”



他手里始终托着那两只“螺丝转儿”烧饼。

门外楼道的地板又有了响动，由远而近，吱吱扭扭。处长忙把烧饼塞到我手里，跨前两步。

处长说：“来了。”

“谁来了？”

我说：“来看房子的呗。”

“傅副主任吗？”

吱扭声停在门外。我们都默默等待，处长迎了一步。

我想：应该告诉傅副主任，这间办公室42平方米，冬暖夏凉，春温秋爽，当卧室最为合适……

门被咣地撞开，一个高大魁梧的身子塞在门框里，一声干咳，核爆炸似的。

“厕所，厕所在哪儿？”

大家松弛下来。

“厕所……请问。”来人五十多岁，脸大得像个小平壤，通红，满是膀胱挤压的痛苦。

处长说：“左拐，然后向右，然后斜穿一个过道，然后再左……”

来人问：“远吗？”

我说：“不远，但是道路曲折。”

来人嘟哝了一句，也不道谢，转身踩出一串怪响，寻舒坦去了。

大家喘口气，好像刚刚干了一场很重的活计，累得不行。

处长说：“下边来人办事，经常找不到楼里的厕所，大问题呀！”

电话铃响了，处长急忙抓起听筒。

“是，是，六扇窗子一个阳台，是，天花板墙板地板完好无损，是，是，是……”处长放下听筒，“傅副主任今天不来了。”

处长一下子衰老了十岁。

办公室有了活气。几个人嘻嘻哈哈拥着，夺门而出，大声说：“去厕所喽……”

“工作吧，大家工作吧。”处长看着瞬间便告瓦解的人们，苦笑着摇摇脑袋，拔腿向外走去。

“处长……”我叫住他，把他的烧饼递过去，也去了厕所。

时间到了，我站在市经委大门一侧候着接我下厂的小汽车。眼前这条马路禁止鸣笛。水泥电线杆、洋槐树、垃圾桶、邮箱……一切景观都成了静物。

一个人飞车而至，扶定院门的墙柱，“啪”地一掌，将一张十六开的纸拍在上面，四角拂平，贴实，又去了。一个宽大的背影很快消失了。

我凑上去。

是一则换房启事。眼下城里换房已经风起云涌，异常时髦，启事之类贴得到处都是，就像专治男科疾病的广告：专治阳痿不举，举而不挺，挺而不坚等，已经司空见惯。但是，这则启事比较新鲜，当头四个大字：“越级换房”。我才要去读下文，忽听有人大声喊我。

马路对面站着轻工业局的老郭。

马路上的人突然多了许多，身影匆匆。

一个用特大号口罩捂了五官的清洁工走了上来，性别难辨。他或她举着一把蘸了水的棕刷飞快地刷着墙柱，那则换房启事落了下来。之后，嘴在口罩里咕哝，似乎说：“天天贴，准是精神病。”

老郭接我下厂，小汽车就在他身边停着。我们寒暄了几句，各自把身子塞进汽车，都是瘦肉型，不大费劲。老郭对司机说了声“开”，车就动了。

老郭问：“吃了么？”

我说：“吃了。”



老郭说：“你身上的料子不错呀！”

我说：“处理品。”

老郭说：“住的不错吧？”

我说：“一间零一角儿。”

司机动动后脑勺儿：“一角儿，西瓜呀！”

我不敢幽默。老郭居然在一分钟之内一揽子问齐了我的衣食住行，不愧为领导。我宣布我的重大新闻。

“我们要搬家了！”

却没人理我。

马路上嘈嘈杂杂。有人显得很忙，有人显得很闲，有人显得不忙不闲。路面像缩了水的棉布，越走越窄。驶过一个自由市场，车速慢了，学乌龟，在人们的腿间爬行。

司机又动动后脑勺儿：“挤，暖和！”

一岔三折，汽车拐进一条大巷。两边都是摇摇欲坠的门脸房。我瞥见巷边有个茶摊，摊主十分眼熟：一个正在轰赶苍蝇的老太婆，很像我的大姨。

老郭说：“你知道孙德元吗？”

我说：“我们市经委公管处处长。”

老郭说：“瞎，中国重名重姓的人太多。”

我说：“没什么不好。”

汽车停住。车门不能完全敞开。我和老郭收腹、缩肩、团身，钻出来，贴着墙根，一步一步蹭到前边。

人瘦是一宝，有缝儿就能跑。

这是一条死巷的巷底。巷底，有个小得可怜的门楼，门楼上挂了块横匾：永久铝壶厂。

我们进了门楼。

几乎没有院子，迎面一座破旧不堪的小洋楼。年头太多了，



大小门窗离了榫子，砖墙上裂了条指头宽的缝子，檐子上有几处的瓦剥落了，很像老太太的牙床。人间烟火给小洋楼抹了一层保护色，说红不红，说灰不灰，朦朦胧胧的。在大街上，这座小楼肯定早被有关部门贴上了封条，还要写上“此房危险”之类的大字。而现在，这座小楼里却像住着一个交响乐队，发出叮哩咣当的响动。

一个老头怒气冲冲地跑过来，脚下的声音很怪，像钉了铁掌的马，“得得得”。他虎着脸乱吼，音量却不高：“车！倒回去快倒回去，食道瘤呀？”老头足有一米八的个头。

我回头看看，小巷被我们的小汽车塞了个严严实实，真像金属瘤子。

老郭对我说：“早先，这是孙德元的外宅。”

我记起来了，北洋时期有个军阀叫的是这个名字。

“解放了，四周盖满了平房。”老郭又转向老头，“厂长在吗？市经委同志检查生产来啦！”

老头打量着我，怪模怪样地挤了挤眼睛，“得得得”跑到楼角，扯动一根细麻绳，麻绳另一头通向楼上的一个窗子。老头咕哝句“没在”，又扯动另一根通向地下室的细麻绳。

老郭说：“他是这块出了名的高跷大王。”

我看清了，老头的裤管里确实蹬着一对一尺多高的木制高跷。

地下室的出口有了动静。一个五十多岁的宽脸大汉破土而出。他的眼睛好吓人，大得出奇，向外凸着，眼泡溢着浑浊的泪水。他的脑袋似乎受过什么挤压，眼睛才成了这个样子。

“欢迎。我是厂长。”他说，不冷不热不温不火，“忙！职工正等着分房子呢！”

工人住房是个敏感的问题，我装作没听清。

我问：“厂长贵姓？”

厂长说：“免贵。我姓费，跟废品的废一个音。您，市经委？”

老郭说：“市经委市经委。”



突然，小洋楼里涌出十几个工人，每人手中都捏着一张纸片，站在院里大叫：“到点啦到点啦！”

高跷老头扬了扬腕子，骂道：“滚吧！”

工人们嗷嗷喊叫着窜出厂去。

我问：“工作时间这么随便就出厂？”

没人搭理我。

我又问老头：“老师傅，不怕崴了脚吗？”

老头有些动气：“我颈椎增生！穿上高跷可以平着看你，节约脖子能源！”

厂长说：“人尽其用。走吧！”

老郭小声说：“每天允许工人三次出厂是老费立的规矩。”

我们走进小洋楼，这是一个专门“制造噪声”的工序。一瞬间，世间的一切都消失了，只有机器的轰鸣震得眼睛发酸，耳膜胀痛。“咣！咣——咣！咣，咣——咣！”冲床挨着冲床，巨响接着巨响。一张张铝板填进冲床，随着上下起落的声音，一个个壶嘴壶底或者壶盖儿被冲压出来。冲床之间的通道窄得叫人担心，每个人都有可能稍不注意就会被冲压成铝壶的零件。老郭大声向我喊着什么，我使劲儿摇头：“我听不见！”他只好作罢，绝望地闭住嘴巴。

一个工人停下手里的工作，冲厂长挤挤眼睛，飞快地用手比比划划，还伴着大笑。厂长也在比比划划。他们的动作如此娴熟协调又富有张弛有序的节奏。天啊，我终于明白了，工人在和他的厂长用哑语交谈。

我环顾左右。工人的脸上满是自给自足的静谧，仿佛车床并没发出如雷巨响。每台冲床旁都摆着一盆塑料花：或兰或梅或菊或竹……绿意盎然，让人看着舒心。

总算走出噪声王国。刚才出厂的工人们已经回来了，他们三五结伙从我们身边走过去。我发现他们耳朵上都塞了什么东西。



厂长说话了，半天没听到人的声音，他一张嘴竟吓了我一跳：“叫壶，我们厂出叫壶。壶出厂能叫，工人出厂能乐呵！”

我说：“敢情他们不聋不哑呀！”

厂长的眼里射出两道寒光，我有些心虚。

老郭说：“瞧你怎么说话？这里根本就没有聋哑人，让工人听见，兴许就得揍你一顿。”

我完全相信。咱们工人有力量。

厂长说：“我们厂都是甲级合格品，就我例外。”

我们走着。拐角处有一扇暗暗的小门，门上用白漆刷了一个很大的“男”字，我感到非常亲切。

厂长说：“厕所，见缝插针。”

老郭说：“厂里没有食堂。”

厂长又把我们领进一个车间。一进门，我差点被逼人的热浪推倒。热雾，满是腾腾的热雾，滴着水滴，打着旋涡，足有四五十度。热雾中厂长的背影让我想起一个人来。忽然，一个女人湿漉漉地大叫起来：“又——来——啦，包子！”很有几分“狗不理”跑堂的味道。热雾弥漫，只见声音不见人。

厂长说：“包子，真是狗不理包子，你倒成了全国名牌产品呢！美得你！”

一个胖得滚圆的女工跳过来。她几乎是赤身裸体的，上穿毛巾衫，下穿大裤衩，热汗淋淋，活像飘然出浴的仙女她姥姥。

我不敢看，使劲儿闭住眼睛。

又围上一群女工，个个衣着简单但汗流满面。一群被热成现代派的女性。她们围住费厂长叽叽喳喳地喊，像在吹水泡。

“费大爷，什么时候找着房子呀？”

“这辈子还有戏吗？”

“一年又一年，一年又一年，无期徒刑！”

胖女工发现了我：“这位大派头干部是哪儿来的包子？”



老郭说：“不是包子不是包子……”

厂长说：“都蒸过火了吧？快给我各就各位干活！”

热雾来自靠墙的一个又宽又大的池子。那里边银色的铝板被水激得刺刺作响，腾起一团团水汽。

走出车间的时候，我确实嗅见自己的呼吸里有浓浓的狗不理包子的味道。费厂长和老郭的脸上也都多了几道褶子。

又拐过一个小门，上面写了个“女”字。

老郭说：“地下室就不要看了吧？”

厂长说：“由你们。”

从小洋楼的后门钻出，又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院子。阳光下，烟尘弥漫，肉眼也能看见飘浮在空气中的颗粒。院子里有几个工人正忙碌着。一堵东扭西歪的围墙圈住了这块杂乱的天地。

我问：“厂里要分房子呀？”

厂长说：“您……市经委？”

老郭说：“市经委市经委……”

厂长说：“很好。”

老郭说：“费厂长每个季度都要给市里打一个申请报告……”

厂长说：“坚持数年，必有好处。好了，看看我们的化铝炉吧！”然后是一个长句，“为了满足不同层次消费者的需求我们目前还在坚持生产这种原始的不赚钱的靠人工铸造的生铝壶！”

我说：“路子对头。”

厂长反感地瞥了我一眼。

我们正在交谈，“啪”的一声，半块红砖落在离我一米远近的地上。我吃了一惊。

“刘久，睡着了吗？”厂长大声问，“为什么没有报警！”

我发现一张椅子上坐着一个四十左右的汉子，两只袖管空荡荡的。他躲在小洋楼的楼角里。

刘久在椅子上动了动身子，瞟了一眼围墙：“费大爷，刚才我